

深读·封面故事

另类南科大

(上接B01版)

唐叔贤打了个比方,“将来在实验室,对做事的判断,你能不能做最好的决定,这个是非常重要的,是训练不到的。有些学生高考成绩非常好,但是复试不好,我们也不收。将来我们怕在实验室工作时,他判断不好,这种学生会引起很大问题,整个研究队伍会花很多钱和时间跟踪一个错误判断。复试就是考他们的一种智慧、能力,是与高考互补的。”

南科大通报此次招生的最终结果是:复试中,1307名考生中6人满分,526人90分以上,还有人得了0分。再结合高考成绩和平时成绩,最终录取188人。

为了强调“不唯高考论英雄”,南科大招办主任赵红军透露,在8省都有考生高考成绩不错,但复试成绩不理想而被退档,其中还有超出一本线118分的高考高分生。

学生——

被主动填满的课程表

对即将到来的188位学弟学妹来说,毕业于济南外国语学校的杨鑫并不陌生。

杨鑫出现在南科大招生8省招生期间发放的宣传册上,还出现在南科大复试广东省的考场外,回答考生和家长形形色色的问题,抑或带领他们参观实验室和宿舍。

现在,杨鑫和来自山东淄博的同学周牧兵,正在为参加IGEM做准备,每天在宿舍、教学楼和食堂间三点一线。

“如果说当初义无反顾地选择报考‘自授学位’的南科大,是抱着一种参与到教育改革氛围中的理想,那么这一年多来我们所经历的,比理想要丰满充实多了。”周牧兵说,“现在国内很多大学生过得都是一些比较空虚的生活,有的课程也很水。”

两人不约而同提起一堂电工学“DIY”实验课。

学生们分别组成小组,自己想创意、设计方案、买材料,再把自己的东西展示出来,同在一组的周牧兵和杨鑫最后设计出一款温控器。“我们的许多物理和化学实验都需要控制在一定温度下进行,实验室的温控器大都是从国外买的,比较贵,我们就想,能不能设计一个能精确测定温度的温控器?以前真没想象过自己可以设计东西出来。”回忆起这个持续一个学期的实验,杨鑫眼中满是兴奋,“这样的方式也能培养我们主动学习的能力。”

在周牧兵的三人间宿舍里,他的书桌隔板上,除了喜欢的歌手张靓颖的海报外,还有一张“充实”的课程表。

这张课表上,从周一到周六早8点到晚8点,除了吃饭和午休外,没有空白的格子,并且每一门课程上都被划上了一条斜线,“代表考试结束啦。”周牧兵笑了笑,这点倒是和南科大学生没什么两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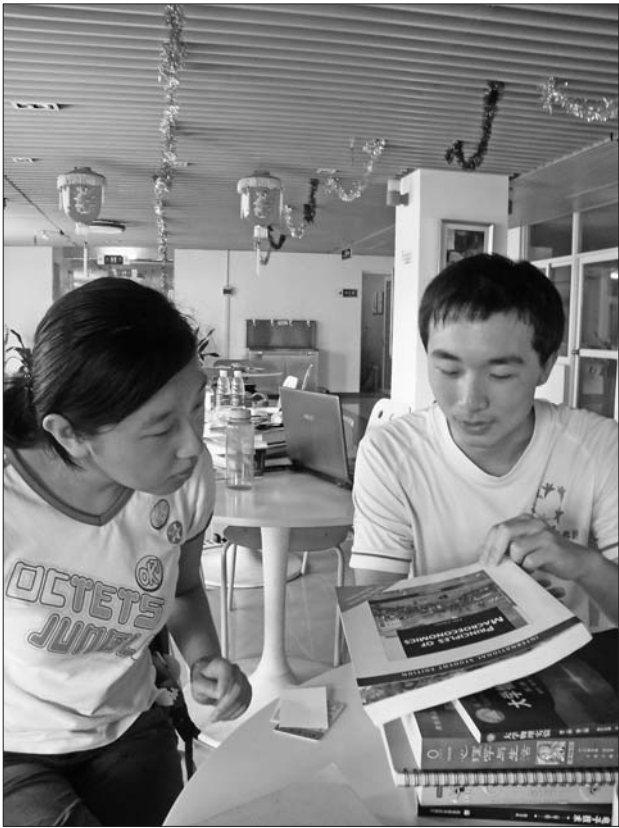
刚刚结束的这两个学期,除了数理解方程、普通生物学、计算机语言设计、体育、心理学、英语等9门必修课外,他还选修了有机化学、离散数学、力学等5门课。周六有开放实验,晚上则是课程答疑抑或“DIY”实验。

这让人联想到朱清时曾在记者会上做过一次检讨。

“我们本希望学生主修必修课,选修课按照他们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,但是同学们都有这种心理:什么都不愿意放过,所以选修课往往都选。在这种情况下,学生的负担就重了。”

“我觉得还没苦透呢。”另一位山东学生小李也是主动填满课表的学生之一。在去年南科大接连经历“港科大教授退出”、“高考拒考事件”后,小李执笔写了南科大学子那封著名的公开信,表明“甘愿做南科大教改实验小白鼠”的决心。

在周牧兵宿舍的书架上,除了



杨鑫和来自山东淄博的同学周牧兵正在为参加IGEM做准备。

英文原版的理工类书籍,也有《资治通鉴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文史类图书,“阅读就是种放松嘛。”

这个暑假,这批学生大都没有选择休息。

除了包括杨鑫和周牧兵在内的16名备战IGEM的学生外,9名学生随该校一位瑞典访问教授,投入到一个薄型太阳能项目实验中,还有十几名学生应一家跨国投资公司邀请去了北京,到该公司的国内企业中实习。

书院——

知道哈利波特魔法学院吧

在南科大,还有一件事经常被学生们提起。

一天夜里10点多,一位同学关于一个微积分的问题想不通,在网上给教授留了言,5分钟后,住在楼下宿舍的教授敲开了该男生宿舍的门,开起了“夜灶”。

“小楼大师”的书院制,正是南科大吸引着很多学生和家长的的一个教育模式。朱清时为南科大的书院题字——“致仁书院”。

“书院制的理想状态就是一个学校有很多书院,每个书院有自己的一个理念或者是信仰。有相同兴趣的老师和同学进入一个书院交流、学习,导师就会为学生提供生活或者是学习上的一些指导,同学们之间也有很多交流。”杨鑫说,这在香港的一些大学里,是一种流行的教育模式。

“知道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吧?有点类似。”周牧兵补充道。

目前,南科大已经引进了70余位教授、老师,在“致仁书院”里,一楼是讨论区,二楼、三楼是老师们的宿舍,四楼和五楼是学生们的宿舍。

“一般的大学,一个老师可能对着上千名学生,学生认得老师,老师却不认得学生。在我们这儿,学生有啥不懂的,课下可以讨论,吃饭时可以讨论,实在不行,你到楼下来敲敲我的门,也可以讨论。”南科大数学系教授张贤科说,最喜欢南科大的这种氛围。

这其实像极了林语堂对“理想大学”的描述:理想大学应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,这里碰见一位牛顿,那里碰见一位佛罗特,东屋住了一位罗素,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,前院是惠定宇的书房,后院是戴东原的住房。

与其他许多热热闹闹的万人大学相比,南科大的校园总让人感

觉安安静静,甚至有点冷清。

“我觉得是清静,更适合搞科研。”周牧兵纠正。

他的同学杨鑫则补充,学生少了,老师多了,同学之间往往以学习小组的方式组合,没有什么学生会干部、学生党员之类的竞争,“关系很简单、很单纯。”

理念——

带你重新发现一遍

其实,“书院制”在目前很多国内大学的“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”项目中也有所涉及。

曾在中科大、清华大学任教的张贤科教授认为,南科大教改的不同和可贵之处在于,“要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发展教育,而且要给它自主性。”

从清华大学来到南科大,张贤科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修改讲义和课件,包括讲课的路线、内容、课外思考题等,均重新修订编写。

“首先,在课程上,对南科大的学生要量体裁衣。”张贤科说,“不光是我一个,别的很多老师也是重新组织。为什么这样做呢?因为这45个孩子有他们特点。他们本来就是破章程来的,并且他们更特立独行,更有创造性思维,这样的学生是不好教的,对老师是一种挑战。”

同时,张贤科认为,所谓的教材革命、教学改革,归根到底是“讲法不同、角度不同,让学生的实践不同”。

“怎么让学生更好地接受、更深刻地理解、更好地应用?我比较赞同的教学方法是带学生自主发现。好比,这个定理历史上是爱因斯坦发现的,但现在我带你重新发现一遍。”

张贤科说,这就是南科大的启发式教育与传统灌输式教育最大的不同。

这种启发式教育,对杨鑫和周牧兵而言,最直观的感受是,课堂上,老师会时不时停下来,让学生问问题。“后来就变成学生随时有问题随时问,与传统‘拘束’的课堂不同了,我们的一堂课可以被打断N次。”

敢于表达自己,是杨鑫总结自己南科大一年多学习生活的最大收获。

在朱清时心中,南科大这个“教改实验”也有着底限和失败的标准,“如果南科大办成跟中国现在2300所大学一样毫无特色,千校一面的这种学校,那可能南科大就算失败了。”

南科大变革，突围还是就范？

朱清时已少了改革起步时的急促，因为理想的东西很难一步到位实现

本报记者 吉祥

温水中的青蛙？

虽然今年4月24日才获教育部批准去筹转正,但在提前批进行录取的南科大,还是在8个省超计划招到了188名新生。南科大官网形容此次招生工作“圆满完成”。因为,录取的新生不仅高考成绩优秀,而且平时学业成绩和能力测试成绩同样优异。他们的高考平均分超出一本分数线69.475分,横向比较的话,已达到985高校的中上游水平。

看到这条信息时,一直关注南科大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一点也不欣喜,他不无担忧地说,用录取分数线来评价自己的江湖地位,是内地高校的普遍做法,南科大就像是温水中的青蛙,“开始满足于用当前的各种指标来评价自己”。

早在南科大获教育部批准“去筹转正”时,外界就认为南科大被纳入了既有的高教管理体制:它的学生将通过高考产生,毕业后也将由教育部颁发文凭。当时,熊丙奇为南科大列出了两种选项:如果南科大实行集中录取,则表明其确实被收编;而如果南科大采取自主招生,则表明南科大改革希望还在。

实际上,朱清时最初的设想也是自主招生,但南科大招生方案的决定权在教育部。最终出炉的招生政策为高考成绩占60%,自主招生考试成绩占30%,平时成绩占10%。朱清时将这一让步视为一种策略选择,但他重申,未来南科大会逐步扩大自主招生成绩所占比例。

这已不是南科大第一次与现行高考制度博弈。去年5月,教育部要求南科大教改实验班45名学生参加高考,冲击到了南科大自主招生、自授文凭的主张。南科大虽多次争取变通的办法,却只能按教育部指令行事。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,学生参加高考等同于与改革背道而驰。6月7日这天,没有一位学生走进设在南科大的高考考场。

“去行政化”争议

2011年6月17日,媒体爆出南科大内部发生严重分歧,参与创校的三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宣布退出。三位教授认为,南科大诸如自主招生、自授文凭等设想停留在口号层面,而制度设计等工作却进展缓慢。

这一事件对南科大和朱清时本人均带来很大打击,质疑随之而来,处在风口浪尖的南科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朱清时在回应中解释,创办南科大得考虑内地实际情况,不可能按照香港科大那样待万事俱备再招生,必须在机会到来时迅速行动。

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南科大“去行政化”主张。当年4月,深圳市委组织部发布南科大副校长选聘公告,公告里特别注明未



来南科大的副校长为“正局级”,这与朱清时“管理工作岗位不设行政级别”的表态明显相左。联想到南科大一贯的“去行政化”主张,这更加让人难以理解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微博中说,这是对南科大宗旨的讽刺,“如果任其下去,南科大休矣。”朱清时本人虽对政府做法感到意外,但并未就此事过多表态,“不方便多说”。

曾在中科大、清华大学任教的张贤科对“去行政化”有另一番解释。“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。”张贤科认为,“行政化”的反义词是“学术化”,去行政化关键是思想上的去行政化。

在张贤科的理想中,一个去行政化、推崇学术化的大学,应该是这样的:整个学校里的气氛是学术导向,包括培养出的学生,不会只想当官、挣大钱娶美女,而是去攀登科学高峰。“所以去行政化不光是大学的问题、老师的问题,还有学生的问题。”

南科大理事会制度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按照南科大起初的规划,理事会由政府官员、学校教授、社会贤达等组成,负责学校办学的大方针,而最终的理事会成员中,有多位政府部门一把手的身影。南科大理事会召开当天,发生了成员对理事会如何操作不知晓的尴尬,一度让朱清时感到非常纠结,但他对外解释,这一做法是为了保证理事会的决议得到政府的同意。

未来可否期待

暑假后,南科大的教师规模将达到75人,随着南科大学生数量的增加,这一数字还将扩大。南科大最终的学生数为8000名,教师将达到1000名。在朱清时的规划里,南科大不会局限于现有的五个系,将设置更多工程类的系,构建比较牢固的基础科学学科框架,并建立跨系的研究基地。

如今,朱清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已少了改革起步时的急促,他意识到理想的东西很难一步到位实现,“尤其是教育改革这种复杂的事情,每前进一步都要取得共识,要不然就会摔跤。”

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也指出,南科大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,需要多方面的条件,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国家教育部要放权,把南科大作为一个特例,实行特事特办,赋予其独立的办学权,“包括自主招生、自授文凭和自授学位,从政策上支持该校大胆改革试验。”他同时提醒,“朱清时校长任重而道远,教育不解放,他任期内难有大的作为。”

熊丙奇则指出,南科大未来的走向,一方面取决于国家教改走向,另一方面取决于深圳市政府与南科大的关系。“只要国家修订学位条例,明确自授学位的条件,同时建立全新的学历学位认证体系,不但为南科大的改革提供了可行的制度环境,也给所有高校的改革提供了全新的空间。”

深圳市政府与南科大的关系,则体现在南科大章程的制定中。熊丙奇说,转正之际的南科大,应当制定一份可以作为范本的大学章程,并纳入立法程序。

“当有了南科大章程,政府、学校、教师、学生权责明晰,大学理事会、大学校长的遴选,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和教育权、学术权,就都有了明确规范。”熊丙奇说,这能保证一所学校的走向不因校长的变化而变化,一所学校的文化由于制度的维护而传承,“这样的大学,未来就值得期待。”